寰球舞台演出中国：爱丁堡 2012

Saffron Walking (约克大学)

由研究生参与的《寰球舞台演出中国》项目举办了一个预备工作坊，两个学生剧团在爱丁堡艺穗节参与表演。他们进行了两场演出（利兹舞台巡演团表演了《太阳不是我们的》，南京大学表演了《我是月亮》），并在《文化交流和国际实验剧院》的研讨会上进行了演出分析和讨论。

金发女孩穿着米色和白色的衣服和高大的英国男孩为他们的生活和爱情而针锋相对。这些女孩时而绝望，时而隐忍，时而坚强，也一度发疯。这些男孩则一个接一个的骄傲、暴怒或者冷淡。口音揭示了阶级差别——剧中有女仆人，有年轻的主人，也有作为一家之主的女主人。要不是演员服装简约，也没有地点和时间的标记，我们真仿佛置身于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服装戏剧。但另一方面剧中又有一些如梅、花、萍的人名以及投射在屏幕上令人心烦不忍触目的趾头断裂的、畸型的女性裹足黑白影像。

利兹大学的学生从跨文化的角度借用了曹禺主要戏剧中的女性故事，将这些二十世纪初的著作陌生化，通过选取“束缚”女性的戏剧元素（身体上的、情感上的以及家庭关系纽带），创作出了一部全新的戏剧。通过这些戏剧中类似的故事合力起形成了对父权制度强有力的控诉。它通过清一色肤色的演员阵容，进一步对这些中国经典剧作异化。要不是开场出现了变形的裹足影像，以及富有文化特色的名字，人们还以为这幕剧发生在任何女权运动发起之前的社会里。

我以描述这个表演作为开始是因为这种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双重”体验最能总结我这周对这个项目的观感。

从在这周一开始的工作坊中，两组演员以及导演带领我们进行即兴的表演，到我们研究生的合著论文在周五的研讨会的宣读，代表了自五个国家和不同学科的六位研究者的观点。我们都在通过实践测试跨文化和文化交流表演如何才能占据新的阈限空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发现 “东方”和“西方”学生的文化刻板印象仍然在许多大学讲师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常常认为东方学生与应该创新的西方学生形成对比是被动接受者 。所以，我要打心里为那些参与工作坊的利兹大学的年轻学生鼓掌。当所有英国小组都紧扣原始材料设计了短剧时，每个中国小组的表演却更加放得开，不大受剧本的束缚，他们要么只选取剧情中的某一元素作为焦点或者是创造出新的人物角色。我们中那些身在多文化小组中的成员都面临双语交流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和将不同理念和戏剧表演解读相结合起来大好机会。不过，我们也学会了妥协，只关注最重要的元素，从关语言和图像的角度对表演进行浓缩，力图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掌握和表达。例如，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语言能力有限，我们用双语表演，不过删减了对白。同样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浮士德博士的善恶天使的概念，或者去理解中国导演赋予主要角色一只猪背后的含义，这只猪在袭击主人前变了成五只不同的猪。我们从每个想法中抓住最关键的东西，我们的猪压缩成了两个，仅仅因为他背诵了一些哈姆雷特的独白“是或不是”！

从工作坊衍生出的活动和讨论使我们之后戏剧观看变得轻车熟路起来。例如，我的耳朵习惯了聆听南京黑匣子剧场多种语言的《我是月亮》，并且去思考这些不同的语言象征着什么，因为其中一个演员评论道，这部戏在去爱丁堡艺穗节的旅途上经历了一些跨文化和结构上的转型。最初是由一个中国人用英文写给美国观众看，它之后又为了中国观众译回中文。当一个更小的演员阵容将它带到这儿来的时候，他们不仅削减了对话，也改变了它的形式。最初计划以普通话和英语表达这部戏，他们感觉这打开了采用其他语言表演的大门。正如其中一个演员说广东话，一个说普通话。另一个角色甚至说一种编造的语言，胡言乱语。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探讨这些语言选择怎样突出一些主题。让每个角色，甚至彼此之间使用不同的语言， 强调两个人无法进行全面交流的事实，同时也升华了这部作品的异化程度。另外，角色的减少导致独白的增加，赋予这个戏剧电影的质感，将它与“都市”电影联系起来，但是更确切地说将它与王加卫关于流亡和存在的孤独的电演联系起来。

总而言之，参与关于跨文化戏剧实践学术性和实践性的对话的机会，让我结识了许多学术上和生活中的朋友，自已一人单独探索这些作品往往会有一定局限性。

Saffron Walker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York, UK（博士研究生，约克大学，英国）